

写实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那年的爱情

输给了谁

杨逍 / 著

寻找，到头来，陷入一场循环的噩梦……
而在他们最后的青春里，爱情永远有说不完的冷。

实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那年的爱情

输给了谁

杨
逍
一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年的爱情输给了谁/杨逍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4. 3
(写实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ISBN 978-7-5047-5098-3

I. ①那…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9965 号

策划编辑 李慧智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张彩霞

责任校对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 (发行部) 010-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047-5098-3/I·0120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4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杨逍，原名杨来江，男，汉族，甘肃天水人。甘肃80后代表人物。迄今为止，发表作品约100万字。近年来专注于小说写作，小说作品曾被《中篇小说选刊》《创作与评论》《星火》《飞天》《鸭绿江》等诸多刊物重点推介。多篇小說被转载并辑入多种选本，获得各级各类奖项五十余次。接受过多家报刊的专访。著有诗集《二十八季》，中短篇小说集《非正式较量》《如梦令》等。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小九的噩梦	1
第二章 韩奕与梦	10
第三章 大宗归来	17
第四章 方捷的安慰	25

第二部分

第五章 韩奕来了	30
第六章 那个叫泰安的塑胶厂	36
第七章 等待小然	42
第八章 初识陈子妮	50
第九章 小然的彷徨	57
第十章 寻找小然	65
第十一章 爱情谎言	72
第十二章 他失去了小然	80

第三部分

第十三章 远去的琴声	88
第十四章 在泰安	96

第十五章	去苏奈尔	103
第十六章	小九的爱情	109
第十七章	苏奈尔	117
第十八章	报复罗玉松	125
第十九章	小然回家	134
第二十章	逃离或回归	141

第四部分

第二十一章	跟踪罗玉松	148
第二十二章	春节	156
第二十三章	误入歧途	164
第二十四章	奔跑与微笑	174
第二十五章	三十六度歌厅	183
第二十六章	小然在哪儿	191
第二十七章	苏生石的消亡	197
第二十八章	小然永远走了	205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小九的噩梦

苏小然斜躺在松软的木质床上，半睁着眼睛，很好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打在她的睫毛上。她的身体蜷缩得像一只毛毛虫。暗黄的亚麻布窗帘在清风中晃动着沉醉的气息。十平方米的房间，简单干净。靠门的墙上挂着一面长镜子，躺在床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她看到昨夜疯狂之后留下的一片狼藉，已经干净如初：桌子上整齐有序，地板有擦过的痕迹。

其实，半个小时前她就已经醒了。那时，她发现方捷正坐在床边抽烟。她也是刚刚才醒，甚至一手还揉着眼睛。这是她的习惯。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便是抽烟。有时窝在被子里，有时在房子里来回走动，有时就坐在椅子上或是床边。她总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事。

方捷早起抽烟的时候，一直光着身子，即使在苏小然面前也是如此。苏小然就像一个年幼的孩子，并不影响她的生活习惯。她的皮肤不太白，却有能让女人羡慕的光洁，腰部没有三十二岁的女人惯有的松弛和赘肉。她的长发凌乱，潦草得像一把晒干的苜蓿，蓬松而略显微黄，顺着颈部倾泻下来搭在后背。

抽着烟的方捷，整张脸上写满了破碎，像是隐痛着的憔悴。苏小然透过镜子看到了她的脸以及她的胸部。由于抽烟酗酒以及不规律的生活，使得她的脸部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老。她抽烟的样子似乎是深刻的压抑之后的刻意张扬，表情有夸张的成分，每吐出一口烟的时候，明显能看见一种收敛着的疲惫渐次退却的虚无。随后肩头耸动，饱满的乳房随着呼吸轻微颤动，这个瞬间你就发现她并不是平庸的女人。

苏小然看见方捷抽烟的时候，又悄悄闭上了眼睛。她知道在这个时候和她交谈，是不合时宜的举动，况且她并不想在大清早面对一个光裸着身子抽烟的女人。她对抽烟并不反感，却也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她有时候喜欢方捷抽烟的样子。她静静地坐在她的对面，看着烟雾缭绕过她的面部，像是进



入一次幻境，会令人产生扑朔迷离的错觉，她觉得那时候的方捷才是最真实的。而有时候却会产生厌恶，尤其是她们相拥而眠的时候，方捷的烟味令她沮丧。

小然索性又回到了想象。她喜欢这种假想，独自一个人把头埋进被子里，嗅着自己的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把自己拉回到孤独而又兴奋的隐秘中，想自己愿意想的，期待某种快感降临。

她的想象先是天马行空，她和方捷在一起的许多趣事便像电影片段一样不断地闪现出来，令她深深陷入那种无法言表的温暖中而不愿翻身。

可后来她的想象竟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昨晚的泥泞——那场令人感动而又充满内疚的小小聚会。她们每个周末都会聚一次，平时小然住在苏奈尔鞋厂的职工宿舍里。尽管方捷多次希望小然能搬来和她长久地同住。她说：“宿舍的条件太差，除了闷热和不安全之外，单是那种漫溢着的发霉的味道就让人忍无可忍。”但小然还是婉然拒绝了她的善意。她说：“如果长久地住在一起，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离你而去。”方捷无奈，只好随她。

那种带有绝望的兴奋除了快乐，更多的却是罪恶。很多次，小然并不想让这样的生活延续下去。它的糟糕会让她产生烦躁的扭动，她在内心里说了很多次：“方捷，我不想这样。”可她还是无法说出口，也许是另外一种期待在作祟吧。她的无聊使她无法抗拒方捷的一切。小然被水淋湿的样子令方捷着迷。在方捷面前，小然几乎就是一只盲目的找不到出口的小动物，很多时候渴望被爱和抚摸。

想着想着，她突然感觉很沮丧。温暖的气息似乎转瞬就落荒而逃了。她所有的渴求和拒绝，都是为了逃避她的空虚和无聊。她知道她绝对是自欺欺人。

是什么时候再次醒来的，小然没有明晰的记忆。

方捷从客厅进来，端着早餐。她穿着一件宽松的暗灰色T恤，下着黑色紧身短裤，光脚穿着拖鞋。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看上去干净而又神清气爽，眼睛里又泛起清澈的光泽。

“该吃早餐了，小懒虫。”方捷冲着小然吐了吐舌头，带着一种孩子气的顽皮，和夜晚的她判若两人。

小然靠着床头坐起，向后理了理头发：“我刚才梦见你了，你突然变成了一个泼妇的样子，在车间里骂人呢。”

“别，打住，打住，大清早的咒什么呢，我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要你给我的未来作展望。”方捷作势要打小然。



小然拥起被子护住肩膀，把头缩下去。“真的，我还看到你龇牙咧嘴的样子呢，就跟那个班长一样。”

方捷知道小然所指的班长就是曾经刁难过小然的那个女人，尽管时过境迁，尽管那个女人在小然上班后的第二个星期就辞职了，小然甚至还没有记住她的名字，她就不见了，但小然还是耿耿于怀，毕竟，那是她刚到苏奈尔鞋厂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对她使狠的女人。所以，小然便总拿那个女人和她眼中的恶人相提并论，这也包括她和方捷之间开的玩笑。

“那我骂的是谁啊？”方捷笑着问。

“还能有谁，除了我，你还想骂谁啊？我都是被你在梦中骂醒的。”

“骂你还不如打你呢。”方捷放下手中的盘子，扑到床上和小然闹作一团。

这时，小然的电话响了，《琵琶语》的轻音在床头回旋。方捷这才放了她。小然拿起电话一看，就丢在了一边：“又是催命的。”

“不会又是苏武吧？”方捷说着拿起电话看了一眼，来电显示上正是苏武的名字。她二话没说就接了电话。苏武疲惫的声音从那头传来：“小然，你什么时候能把我的钱还上啊，我最近真的困住了，没办法。”

苏武的声音带着哭腔和乞求，这是他一贯的做法，他从来都是假惺惺地在人前装孙子，人后当爷。小然对他这一套了如指掌。他这样跟小然要钱，在这四年里，几乎不下二十次了。但小然却总是找各种借口拒绝他。

其实，并不是小然给不起那八百块钱，关键是觉得憋屈。小然觉得苏武没有遵守承诺。当初他领着自己从下苏村来乌石的时候，他都是拍着胸脯给家里人打过保证的，他说：“只要到了广东，那就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放个人进工厂还不是小菜一碟，再说，我已经领过十几次人了，都没出过漏子，大小几百号人都能送进厂，难不成这次不行。”他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基本上欺骗了几十个大人，那些待在家里从未出过门的村里人，都被苏武的豪气感染了，纷纷表示感谢，甚至感激涕零地对苏武说：“把孩子交给你，我们就放心了。”

小然的母亲李玉华对苏武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小然表示过怀疑，她觉得一个小小的苏武，只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他能把广东的天遮住半边，简直是异想天开，广东是啥地方，岂是你说了算的。可李玉华却执拗得像一头牛，她站在院子中央，双手叉腰，训斥小然：“人家年龄小，可干的事情大，你不看人家财大气粗吗，这两年他领人挣得多了，你不服不行。”

小然当时正上高中二年级，虽谈不上品学兼优，却也不差。若不是父亲苏三翔从建筑工地的高架上失足落下，摔断了腿，她也不用看苏武的脸色。



苏三翔曾答应小然，一定要供她上大学的。可世上的事谁能说得准，苦难说来就来了，你不接都不行，接不住也得接。小然姐弟五人，她是姐姐，最大。苏三翔断了腿，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李玉华口口声声说养不活她们姐弟了，要挑出两个送人。小然在操持家务的同时内心愤恨不平，只好决定去广东。

和她同来的有二十九个女生和五个男生，苏武向他们每人收八百的领路费，其中包括近三百块的车费和路上花销。大多数人都给苏武交了现钱，而苏三翔拿不出那么多，他只好给苏武买了一包十元的烟，央求他暂时赊下账，等小然在广东挣钱了再还也不迟。当然，这样的人并不是小然一家，他们都说孩子是要出去挣钱的，只要有活干，钱总能还得上。苏武没法，只好答应他们。

苏武把人领到乌石以后，却没有兑现他的诺言。正如小然说的那样，他在乌石什么都不是，连只蚂蚁都不如。大量招工的苏奈尔鞋厂如果有初中毕业证，只要是女人，只要体检合格就都很容易进，根本不需要人介绍，而没有毕业证的，年龄小于十四岁的女生你就是托人也进不去，所以苏武的领路便形同虚设，仅仅是把他们从北方用火车倒腾到了南方而已，对小然似乎意义不大。小然觉得自己是靠自己进厂的，她后悔跟着苏武走冤枉路，要不是跟着他，也不用把三十二个小时能走完的路转化成四十七个小时，中间还在武汉的候车室里待了一夜。到了乌石，又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发霉的小屋子里吃了三四天的馒头。所以，她就一直拖着苏武的八百块不给，一晃就过了四年。

“大清早的哭丧呢，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那无中生有的八百块，还能不能弄出点新花样啊。”方捷冲着电话大吼大叫。她讨厌苏武，觉得他是个狡诈的人，当初骗那么多人来广东，钱骗了不少，还在乎这八百块，况且之前小然已经给了他三百块的路费了，还整天吊在嘴边要，真不是个男人。她气愤地挂了电话。

小然在方捷挂掉电话之后咯咯大笑，仰面躺在床上。“看看，和我昨晚梦见的一样吧，还说你不是泼妇的样儿。”方捷一听中计了，就又大吼一声扑向床去。

可电话又响了第二遍，方捷说：“不要管，他有时间就叫他打吧。”她们静下来，听着音乐在房间里颤动。等到第三次响起的时候，小然忍无可忍，抓起电话就喊：“催命啊，等我有钱了就还你。”她刚要挂，却听见有人说：“小然姐，出事了。”是小指的声音。“怎么了？”“小九自杀了，现在在医院里。”小然一下子惊呆了，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来。



短暂的安静之后，小然猛然坐起，说：“我马上就来。”然后迅速穿衣，连洗脸刷牙都没顾得上。

坐摩托车赶到乌石医院时，小然已满头大汗，薄薄的丝质长袖衫紧贴着她的前胸和后背。她给司机扔了十块钱，没等找钱，就向住院部跑。苏武和小指两个人正在楼道里抽着烟来回走动，看到她就迎上来。

“到底怎么回事？人怎么样了？”小然情绪激动，声音有点大。

“小然姐，你先别急，正在抢救呢。”小指拉住小然的胳膊。

“医生说还有救。”苏武补充道。

一听还有救，小然稍微缓和了一下紧张的心绪。她才发觉她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打战，酸软无力。她一手扶在小指的肩膀上，把右腿提起来，用脚尖着地，可那样一来，腿的抖动更加厉害了，甚至不能控制。小然无奈，只好扶着小指坐在走廊里的蓝椅子上。

“怎么回事？”她问。

“是小九的房东打来电话，说她出事了，我才赶过去的。”苏武有点急于请功的意思，“我正准备去三元镇呢，有几个朋友等着有事商量，我都撂下了。”

“别说那么多废话，谁问你的那些琐碎事呢，赶紧说正题。”小然白了苏武一眼。苏武低下了头，有些不好意思。接着说：“我赶过去的时候，小九已经不省人事了。她用刀片在左手腕上划了一下，血流了一大片。她的女房东正在给她的手腕上扎毛巾，她说是翻了小九的电话，第一个看到我的名字才打给我的。女房东说，她正在房间里冲凉，就听见小九撕心裂肺的大喊大叫。她说以前也听到过小九这样无节制的歇斯底里，所以没有在意，她还以为小九发神经呢。可小九的喊叫持续了约一分钟，不像之前那样短暂，然后竟突然悄没声息了，她觉得出事了，就赶过去，房门是开着的。她正好看见小九划手腕，可没来得及阻止。”

“我上医院的时候才叫的小指，他离小九最近。”小指听着苏武的话，点了点头。“当时医院说要交钱，不然就不给治，他妈的，一张口就要五千，我哪弄那么多去，只好求人家先治，再想办法弄钱，才给你打的电话。”

小然一听愤怒起来：“狗日的医院，狗眼看人低。不救人反而先要钱，我们的命不是命吗？”

小指再一次制止了小然的怒发冲冠。他向急救室使了使眼色：“小点声，惹怒了这帮人，他们不管了，对我们没好处。”

“他敢？”

“没什么不敢的，听说以前有人被砍伤了，送进医院后，没有看护的人，



最终医院也没处要钱去，只好不了了之。后来，他们就吸取了经验教训，凡是住院的，不管有多急，一律都是先交钱。我刚才向人家求情，虽然急诊科的主任答应了，但还是跟另一个大夫说悄悄话，并向我使脸色，我估计是要看住我。后来我才给你打电话的。”苏武一脸委屈的样子。

小然无语。这样的情形她又不是不知道。在乌石，他们从北方来的打工者在医院还不如一条本地的狗。除非你有现金，先交钱后住院，否则就只能被人家怀疑和拒绝，甚至有的大夫还故意在写处方时开上一些无关紧要的营养药，诸如氨基酸、果糖之类。他们根本就瞧不起他们这些来自异地的流浪者，无论你穿着如何光鲜，只要一张口，蹩脚的普通话就暴露了你的身份，而人家的广东话始终让你摸不着北。

他们暂时沉默下来。期间，两个护士从急救室进出了两次，她们抱着医疗器具和瓶瓶罐罐的药品在他们面前走过。小然浑身湿透，她坐在急救室外面焦急不安。

不知过了多久，急救室的门再次打开，主刀医生走了出来，边走边摘口罩，等到了小然面前的时候说：“谁是病人家属？”小然站起来：“我是。”医生叫来一个护士，护士拿着一份协议书，指了指上面苏武的签字：“你们赶紧去交钱吧。不然我们不能用药，病人还很虚弱，流血过多，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小然站在医生面前，竟然觉得矮小了许多，一滴汗从她的额头落下。她接过护士递来的药费单子，说了声：“谢谢。”

另一个护士推着担架车从急救室里出来，担架车上的点滴瓶无序地晃动着，小九安静地躺着，她的脸色苍白，嘴唇发青。小然把单子塞给苏武，和护士一起把小九推进了病房。苏武和小指跟在后面。

小然让苏武把小九抱到床上，盖好被子。护士说：“你们都出去吧，想办法交钱，她还很虚弱，不能说话，你们不要打扰她。”

小然说：“就让我留下来陪她一会儿好吗？就我一个人。”护士看了看她，略作思考：“好吧，你尽量不要和她说话。”然后转身，赶苏武和小指出去。

小九仍然处在昏迷状态，容颜憔悴，隐藏很深的痛苦还遗留在她的眼角深处。小然揭开被子，看到她刚刚受伤的胳膊，上面裹紧白纱布。小然一时内心五味杂陈，有一种大哭一场的冲动，她不知道小九为何要做出这么愚蠢的举动，她应该是知道自杀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之前她还多次向小然说过自杀是没脑子的人干的傻事，可她为何偏偏选择了这样。

小然猜想，小九的痛苦肯定和那个叫高寒的男人有关，她是小九唯一爱

着的男人，她为他付出了太多。她几乎把全部的工资都花在了那个男人身上。可小然讨厌那个男人，她曾经告诫过小九别把自己陷得太深，她觉得那个男人靠不住。小然说：“人家是来寻开心的，你还以为他会把你娶进家啊。”可小九总是满脸不在乎：“你怎么把人都想得那么阴暗啊。我们之间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的爱与别人不一样。”

难道这就是不一样的结果吗？不一样的爱就非要把人逼到死亡才能体现出与众不同吗？小然怎么也想不通，为了爱，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那爱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不爱或者让爱死去。因而四年来她很少和男人交往。她怕男人的言行不一。

想着想着，小然突然觉得很沮丧，有一种落魄的感觉。她觉得小九简直就是自欺欺人，她一定预先知道自己要受伤，可她不懂得保护自己，放弃则更难。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气又可怜的女人。

小指在门外喊小然。小然出去，小指说：“小然姐，人家让交钱呢，怎么办？”

小然知道小指没钱。小指和小然是同一个村的，刚进苏奈尔时还找过小然借生活费。他刚来乌石才三个月，因为年龄不够进厂资格，前段时间还跟着苏武混吃混喝。一个月前，他好不容易熬到了十五岁，苏武花三十元给他弄了一个假的初中毕业证，他才混进苏奈尔，至今还没有发工资。

苏武就更不用说了，要不然他就不会早早地打电话向她要钱了。况且他是个一毛不拔的人，出出力就已经不错了，出钱无疑是要他的命。而小然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到手，本来一直是十五号发的，可这次听说董事长在越南耽搁了，一时回不来，没人签字，就发不了工资，这一拖就是三四天。小然也是按月给家里办的农行的卡上打钱，只留一两百的零用钱，吃住都在厂里，花钱也不多，况且家里一大家子人还指着她呢。她刚来的时候，一个月不寄钱，李玉华就会在电话里骂她花钱如流水，一点都不知道家里人的苦之类的愤恨的话，这让小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也知道苏三翔的苦楚，一个跛腿的男人，要养着四个孩子，要吃饭，要上学，他有什么办法呢？

护士又过来催了一遍：“大夫等着开药呢。”小然没法，只好给方捷打电话。

十分钟后，方捷气喘吁吁地来了，她和小然交完钱，苏武已经在楼梯口等她们：“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还有事，要先走。”小然白了他一眼，刚要骂。方捷却说：“你先忙去吧，待着也没用。”

苏武连说“谢谢”，转身就走。小然在他走出不远又叫住他：“你喊上小指一起去吧。”

再次坐在病房门口的蓝椅子上，小然把头靠在方捷的肩膀上，像一个温顺的孩子。她们都没说话，小然隐约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三天后，小然接小九出院。小九仍然没有多说一句话。她像一尊神一样被小然扶着上楼梯，方捷在后面拎着一大包东西。为了方便照顾小九，也为了防止小九再做傻事，小然决定搬来和小九同住。小九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欢迎，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小然找了条新床单铺在床上，撤掉了那条沾染了血渍的粉红色床单，让小九躺在床上，然后打发方捷回去。她觉得她实在是对不住方捷，人家一个大忙人，整天跟着她做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事，还任劳任怨，即使不说什么，她也不好再求人家。

随后，小然对小九的房间做了一次彻底的整理。她说：“一定要把影响小九情绪的破烂清理出去，免得睹物伤神。”

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充斥了那个男人的东西，他的坏气息到处飘荡：床头上有他的两个茶杯，一个是精致的带手柄的双层玻璃杯，一个是深红色的铁质保温杯，并排放着。玻璃杯内还有不知什么时候残留的茶水，并因着时间的关系而在杯子的半腰滋生出一圈黄褐色的茶渍，进而显现出类似地沟油的质地来。还有一个硕大的玻璃烟灰缸，上面积满了烟灰。旁边放着那个男人神采奕奕的相片。床上有他的内裤，小然在整理床铺的时候把它扔到了地下。床下塞满了杂物，大多是男人的旧鞋和劣质的香烟空盒子与啤酒瓶。小然找来了一个潮湿的拖把弯身到床下把它们全都拨拉出来，然后把那些杂物收拾进黑色的大塑料袋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她反复把地板擦了三遍，直至看不见一丝血迹。

小九坐在床上，看着小然忙进忙出，像是在看一部无聊透顶的电影，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她的眼神木然浑浊，失去了原有的灵敏光泽。

忙完了一切，小然就问她：“想吃点什么？”小九只是把目光移向小然。很淡然。

小然又问：“他还会来吗？”小九的嘴唇翕动了一下，本想说点什么，可她在喉咙滑动之后却没有发出声音。

小然急了：“那你有钱吗？”小九憋了半天，终于沙哑着嗓音慢慢地说：“我为什么要活？”她的质问微弱却让人心惊。

小然只好不再言语。她原本不想在这个时候提钱，可小九不说话，小然闷得慌。她把委屈憋在心里就会变成疙瘩，那会憋出病来。既然小九说话了，那问题就有解决的途径了，起码不似之前那样盲目了。

小九躺下来，慢慢闭上眼睛，她的眼泪汹涌而出，是一种无声的涌动。

眼泪自脸的两侧滚进枕头，她薄薄的嘴唇颤动着，颤动着……巨大的悲伤居高临下地把她笼罩起来。

“他为什么要离开我呢？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小九在无以复加的孤独中一遍又一遍地质问自己。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要把这一责罚推向她的原因。在他们相处的一年时间里，她几乎奉献了她的全部。她把每月的工资都交给他，任由他花销，她几乎在这一年里没有给家里一分钱。她把你看成是自己此生的全部，除了爱他，她一无所有。而他只在他们共同的小窝里坐享其成，但她毫无怨言，因为她喜欢看喝酒抽烟的样子、说话的神气以及发小脾气时唇角上扬的与众不同。她包容了他的一切缺陷。她误以为他也会像她一样爱她。他又凭什么弃她而去呢？

这是四年前和她同来乌石的小九吗？是那个单纯的毫不掩饰自己的女生吗？小然惶惑起来。

小九睡觉的时候，小然就坐在她床前的凳子上，看着她。她熟睡的样子像一张照片，反而让人觉得真实。她的头发漆黑而凌乱，脸色苍白，身体散发的气味残留着薰衣草的清香，混合着一股浅淡的汗液的迷离。她曾经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在她身上，你总是找不到半点迷惘和孤独。而同时，她却会把你带进触手可及的温热中。

她们一同来的乌石，四年前那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就已经相识了。

中巴车上，小九穿着绿色的棉大衣，后面戴帽子的那种。里面露出黑色的厚棉长袖，手腕上戴着一只银白色的手镯。车内闷热，她把大衣的扣子敞开，蓝色牛仔褲的腰带全部显露出来，很宽的那种白色腰带。她化着淡淡的妆，和周围的女子气息不同。薰衣草的味道从她的头发里浅浅地飘散出来。

她们很快就聊了起来。小九说她的家在一个叫王李的村子。小然知道那个地方，在山的那边，交通不便。小九说那是个糟糕的地方，她真希望这一走，就一辈子都不要回来。她的语气里充满了愤然。

小然不好多问，她也并不是喜欢主动询问和倾诉的人。她的生活范围狭小而被动，除了上学，几乎足不出户。她对人与人之间的紧密接触抱有戒备心理，生怕被欺骗或是被人一眼看穿，不大喜欢那些有事没事就坐在一起疯闹的人。安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她把头扭向窗外。

小九没有理会小然的冷漠，她开始述说自己远在新疆一年的一些趣事。她不隐藏自己，一开始就亮出真实的东西。这些真实在乌石，得到了证实。她说她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十四岁去的新疆，在牛肉面馆里洗盘子，那样的工作坚持了两年。她说她已经十六岁了，十六岁的年龄足以承担一切。她不喜欢新疆，那里风沙很大，出门要戴口罩，女人们大都捂得严严实实，风中

有喧嚣而凛冽的声音。她向往南方，她觉得她的爱情一定要从那里开始才显得正式而浪漫。

小然静静地听着，觉得这一切离奇而又遥远。她觉得小九像极了一枚闪烁着光华的玻璃小球。从此，她们便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

初到乌石，她们始终同进同出。小九喜欢在乌石的三条街上一圈一圈地转，看着黑瘦小巧的本地人，游手好闲，除了在路边打麻将，就是摇着蒲扇喝茶，小九就愤恨地说：“这太不公平了。”小然说：“这就是命。”

这果然是命，小然想着。四年下来，就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那些残留在内心深处的纯真，早已一去不复返。

第二章 韩奕与梦

他叫韩奕，这一年夏天，他在金城的一所大学里，即将毕业。

他经常做同一个梦，与苏小然有关。

那是发生在四年前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夏天的早晨，他像贼一样悄悄从小然的房子里溜出来，小然为他开了大门上的锁，然后为他挡住那条高大的黄毛狗。他贴着院墙，紧张地盯着狗的尾巴和她家上房的门，心里害怕极了。来自任何一方的声音都使他产生眩晕的虚脱。他屏住呼吸，慢慢地挪动脚步，绕过墙根的那棵杏树。快要到大门口的时候，那条已经温顺的狗却突然狂吠起来。不安的叫声吵开了上房的门。小然的父母看见了他，他们怒气冲天，不顾一切地冲上来，一个向他挥舞着拳头，另一个则揪住他的衣襟，破口大骂。他眼前一黑，仰面跌倒在地。他们的暴力和咒骂将他掩埋，而他无法解释，不能申辩，只能咬着牙硬撑。后来，那条黄狗挣脱了缰绳，撞倒了小然，向他扑来……

他悚然睁开眼睛，看到自己赤裸的身子浸泡在惨白惨白的灯光里，呼吸正在奔跑，手和脚向上举着，一身冷汗豆粒似的滚落下来，洒湿了床和身上的大红色内裤。他被一片潮湿包围了，迅速地冷起来，冷得牙齿打战。他心里充满了愧疚。他忘不了小然父亲的愤怒，那个跛腿的男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无力地挥舞着拳头。而她的母亲则大喊大叫，口口声声要他还小然清白。小然木然地坐在地上，面无表情。他不知道她将要承受什么样的责罚，只知道他害了她。

事情的真相被突然的发现遮蔽了。小然的父母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他们



认为他给他们的脸上抹黑了。而真相却永远留在了他的内心深处，像一条蛇一样吞噬着他的灵魂。他向他们发誓，他什么也没有做，但他们不信，或者不愿相信。

梦中的事，发生在那个叫石板川的小镇上。

县二中所在的石板川镇，曾一度是西北最繁华的牛羊皮交易市场之一。那永远挥发不尽的牛羊皮的酸臭味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同时也养活了众多的牛皮贩子，他们在皮子上赚足了钱，就把自己标榜成城里人，在小镇上呼风唤雨，而他们那些学习一塌糊涂的子女则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住校生暗地里把他们称为皮子群。当时皮子群的领军人物叫二瓮子，因为长得矮小浑圆而得名，那是个打架不要命的人。

二瓮子一伙在韩奕送小然回家的一个晚上狙击了韩奕，让他始料未及。

小然说，有几个男生总是尾随在她的后面，她有些怕。韩奕当时义愤填膺，拍着胸脯说他在，什么都不用怕。那晚，他把小然顺利地送回了家，并在她家门口依依不舍，直到小然的气息被那扇铁门隔离，他才转身回去，一路上他异常激动，可就在他的豪气干云还未消尽的时候，二瓮子就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把他摁进水渠里，拳脚一齐涌来，漂着牛羊毛的硫酸味极浓的泔水不住地呛进他的嘴里，他来不及反抗或者说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死了一般地承受着，狭窄的水渠由于韩奕的阻塞没了规矩，泔水沿路面四处散开，皮子群狂笑着，唱着“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岸上走”，骑自行车消失在夜色里。

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韩奕都无法顺利地把自己从水渠里挪腾出来，索性就躺在里面。四下里静极了，天上的星星耀眼，韩奕遭遇袭击的事件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除了水流声就只剩下他急促的呼吸了，可这又能证明什么？韩奕惊讶于自己的平静，这时他想做的并不是大声地诅咒或是对着空荡荡的麦地无谓地叫嚣，事实上，他想到了父亲和母亲，想象着母亲也许正在为他纳一双新布鞋，并询问父亲自己能否吃饱的事。其实，他真正想诅咒的人是他自己，他恨自己是个孬种，并且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瞧不起自己。

小然的去而复回使韩奕尴尬万分，他在无尽的惊讶之余一跃而起。污水自身上滑落，酸臭的味道在他们二人短小的距离中肆无忌惮，韩奕冷起来，不由自主地抖动，就像一个强奸犯。

小然选择了拥抱。

她的拥抱来得太突然，韩奕没有丝毫准备。也许是头一次和一个女人拥抱的缘故吧，他憋红了脸，满是泥巴的手伸展在空中，无处着落。

小然在拥抱的时候开始哭泣。